

說部叢書第

三集第

十九編

# 慧劫

下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 清宮 二年記

# 清宮 畫像記

德菱女士原著 冷汰同譯 定價五角

是記為前清駐法公使 裕庚 君之女子 德菱女士所撰。記清室宮闈事甚詳。蓋女士入宮侍 慈禧 太后二年。極為慈禧所寵愛。故凡慈禧性情之乖僻政見之卑陋以及私蓄之美富遊嬉之荒縱。又如宮中禮俗之奇異。服色之奢誕。宮眷之童駮。闈宦之險毒。皆為吾輩腦筋萬想所不到者。女士身歷目觀。一一記載無遺。原書本為英文。經冷汰二君用 京語 譯出。尤饒趣味。

是記為美喀爾女士所撰。女士畫像時所親見。歷述狀況。成為是書。凡四萬字。都三十四章。紀事絢爛。處曰皇帝 萬壽 紀勝。曰遊觀。紀勝。曰節日。紀勝。議論扼要。處曰西太后之 魔力。曰宮中 讌會 之外交。意味曰日俄開戰時 兩宮 之宵衣旰食。曰 拳匪 肇禍之真因。其他紀 宮監。紀遊戲。紀 花鳥狗馬妝飾飲食。凡事皆 身經目擊。故能直道其詳。與 清宮二年記 異曲同工。欲知清宮闈祕事者。不可不讀此書。

美喀爾女士著 健公譯 定價三角

# 慧劫下冊

## 第一章

按此卷即可林克洛悌所得老猿遺著自述其進化之歷史暨與羅平共營之事業與前卷至有映照書中所稱爲予者卽老猿自謂之詞幸讀者稍留意焉

塾叟注

余每念羅平數十年中與老猿形影不離相依爲命。此中關鍵。索解殊難。其人今已遠隔天涯。更從何處徵其祕史。自顧桑榆已近。與世何求。計惟以醇酒雪茄。享我本來之清福。至吾女弟瑪麗。自羅平去後。身世尤覺可憐。視此繁盛倫敦。在在悉傷心之地。避居斯答爾戶孤棲。仍以慈善事業。涵養天和。暇則祈禱穹蒼。遙祝行人無恙耳。後此數年。余以意外機緣。得一異人祕錄。遂使從前疑

義。闡抉無遺。意者上帝有靈。深悲人類愚頑。留此龍鍾野叟。使於蔓草荒烟間。搜羅曠古奇聞。以啟迪生人智慧耶。以下老猿語

生姆那批

後即老猿進化所命名也

曰。予今已在歐洲大陸。戰勝世界古國之

民族矣。凡地球所載之名山大川。繁華都會。一一恣吾游憩。此數十年中。吾享用已臻極地。尤得與淑女縉紳。往還爲樂。上帝之恩。我不爲不厚。須知吾以孤子之身。飄然入世。僅恃吾腦與兩膊。以與無量數人羣相角。爲勢至危。然吾心似預知運會所趨。一往無前。屢躓屢起。卒獲最終勝利。此殆吾族進化之動機耶。今者大夢已醒。寂寂如倦飛之鳥。空山息影。日以時史自娛。而良友凋零。淒涼無伴。似世界與我已無係屬。矧吾血肉之軀。卽繼續生存。亦不過百年之壽。夕陽黯淡。來日無多。故乘未辭人世以前。將我一生

祕事紀爲實錄。死後有知。當亦九泉含笑也。

予今當追述當年之生活矣。吾產自森林。初不知其歲月。顧體力至爲強健。日與林中伴侶。攀躍游嬉。吾身茸毛至厚。足以保我體溫。無論嚴寒。不需衣服。腦中感覺。僅有饑渴二念。而佳果清泉。取之不盡。每日工作所得。卽足充吾腸胃。不必計及於明日。旣無法律拘攣。復不勞其思想。誠生物界自然之天籟也。其中尤有一非常奇樂。爲吾出山以後。所不能得其萬一者。讀者當知獸族無婚姻之制。雌雄匹耦。純任自然。人人自圖其生。不以室家爲累。不料人類情關。範圍至狹。果得美人垂愛。其價值尤貴於王冠。而愛與仇隣。或轉召無窮煩惱。此均吾後來閱歷所得者。今故縱筆及之。予一日離羣覓食。見一素未識面之生人。徘徊樹下。予急躍登樹。

杪。蹲身俯瞰。伸臂將攫其冠。此人已覺。力張兩目。直注予面。雙睛瑩澈如貓。狀至可怖。予亦怒目相向。伺隙狙擊。忽吾體如觸奇寒。徧身毛戴。欲迴面避其日光。顧吾項已失知覺。不能運動。手足尤木強不靈。攀枝無力。頽然墜地。彼卽趨擒吾項。出帶牢縛。雙臂如繫俘囚。牽歸閉密室。縮以極堅之鐵索。初尙投吾鮮果。繼則飼以麵包。潛易我天然之食性。歷之久久。吾漸與其人狎近。顧終懾其嚴厲之目光。一日。出一木榻。按予坐。手甫釋。予已躍登榻上。屈膝而蹲。彼遂以堅韌之皮鞭。力笞吾股。又一日。強我着衣。捉兩臂納袖中。束縛至不可耐。吾駭極。力裂其裾。彼復痛箠吾膊。自是日強我以性所不能之事。困苦蓋萬分矣。回憶山居時。食果飲泉。羣相嬉戲。其樂無極。今乃陷身犴獄。行動不能自由。遂觸動天然之感。

覺性。徹夜哀啼。彼亦不加憐憫。督責如前。予是時目中。僅見一人。一鞭。此外百無所有。今乃知其人。卽羅平矣。

予既日受強迫之教育。腦力亦日加靈活。漸能摹倣羅平之動作。卒以聰秀之機能。戰勝本來之慣性。猶憶一日清晨。予酣睡未醒。日光自窗隙透入。斜射吾面。作奇熱。予驚覺坐起。思竅忽開。恍然大悟。覺室中景物。一一悉非故狀。遂復閉目沈思。立悟何謂人品。及人類何以生存於社會。於是用吾思想。假設一將來之希望。吾此時驚喜欲狂。似已置身於千仞高岡。俯視大地生物。微如芥子矣。予特蠢然一猴耳。不知以何機緣。今日遂臻此境。豈此中果有天耶。顧知識初開。不敢遽儕於人類。然較普通獸族。吾自信能爲彼輩之先知。此種自尊觀念。雖由思想而生。實則仍屬感情之作。

用。今當視昨日之我爲已死。今日之我爲初生。此後但投身乳母之懷。保我孳倪生命耳。思至此。吾腦幾爲樂趣所鎔。果爾日能作人言者。必高唱凱旋之曲矣。

讀者當知羅平爲吾導師矣。然執業者。猶不僅予一人。吾初至時。先有一猴在室。後遂與我同居。在理宜相親愛。而吾伴野性未馴。恆恃力而奪吾食料。彼腦似罩以極堅厚膜。蠢蠢一無所知。吾受侮已深。銜之刺骨。一日伺彼熟睡。予潛起。舉石連擊其顛。彼腦骨脆裂如匏。血殷頭面。四足伸縮不已。少頃殭臥無聲。予顧而大樂。而羅平已聞聲奔至矣。當彼入室時。吾尙抱石挺立。注視地上之猴。察其生死。羅平怒目視余。揚鞭作勢。顧躊躇不敢遽下其鞭。似懼吾與之反抗者。須知吾體較羅平爲碩。兩膊尤強。羅平智慧雖



高。然五步之內。但有角力。吾果舉石微近其身者。羅平必俯首歸降。永爲吾僕。乃我久屈積威之下。見彼目光。已生畏蕙。且自殘同類。此時亦悔其非。遂投石垂手。飽領皮鞭之滋味矣。

## 第二章

嗟乎厄運之來。有加無已。大似海行遇颶。前浪未平。後浪已排空而至。愈激愈高。水天相接。而舟爲浪引。漸漸捲入波心。自顧已無歸路。計惟握舵前趨。極力與浪頭相抵耳。予思想雖已萌芽。然吾舌猶膠澁。弗靈。不諳人語。卽本來根性。亦未剷除淨盡。而羅平所握之鞭。時時旋繞吾身。不稍寬假。每一着體。奇痛徹心。望影輒驚。畏如蛇蠍。羅平後亦捨鞭弗御。須知是人初非愛我肌膚。生其憐憫。特以吾知識日增。無形之鞭策。已足驅我力趨於軌範。吾腦中

似有機軸。愈轉愈靈。與羅平僅差一間矣。

一日吾聞羅平語。覺爽耳異於平時。力摹其唇吻啟閉狀。運舌調聲。竟成人語。羅平驚問曰。此言果出汝口耶。予曰。然。羅平大喜。急教我以普通淺語。及物品名稱。吾語學大進。未幾卽與羅平相問答。雖吾語不及常人圓熟。然亦竟能達意。憶吾有生以來。除辨味外。不知用舌。今竟能操種種方言。此樂無異英皇之加冕。遂從羅平讀書識字。漸能執筆爲文。最後益潛心科學。造詣旣深。思想亦日趨高尙。吾疑人類卽上帝化身。能力至爲奇偉。但略伸長臂。卽可創造極新之世界。無論動植諸物。一一受其支配。地球果無人類者。彼萬古長明之日月。已不復照臨茲土矣。復念生人食料。必且屯積如山。足以引起奢華之慾望。尤必有廣廈千間。羣居爲樂。

軒敞殆如天堂。每日工作餘暇。肆力於專門科學。精神既爽。體質亦日益健康。卽偶有違和。而醫學昌明。能立祛其痛苦。人類之生命。何其高貴光榮也。

次日羅平蒞予室。予趨迓曰。吾之上帝。羅平駭曰。汝狂耶。何出言不檢若此。予曰。羅平聽之。予今已具生人知識矣。方吾伏處深林時。特一蠢然獸族。自君攜吾歸。爲吾製造靈魂。授以最新生命。使吾腦中原有之濁質。化爲新血。表裏通明。似世界無窮幸福。已徐徐向我而趨。君實爲吾生命中之燈塔。非遇君者。久已迷惘失路矣。羅平聞言。微聳其鼻。作冷笑。予激於感恩之觀念。懇摯言曰。羅平乎。吾日在君保護之中。吾敬君直如上帝。君當允我稍盡其義務也。遂捧其右手。微親以吻。藉表愛忱。羅平淡然曰。汝欲以書中

人物。求之近時社會耶。汝果見人羣者。必有一切當之斷語矣。予是時頗疑羅平持論之偏。靦然問曰。君言不重誣人類耶。吾見小說中。每狀一人。恆使讀者仰之如天帝。豈著作家信口諧談。所言不足徵實耶。吾不信靈敏如人。乃自掩雙目。爭投陷阱。浪擲其寶貴光陰。摸索於黑闇陰霉之地窖。但觀世界偉人事略。卽知人羣程度之高。非他種生物所能希其萬一也。羅平曰。汝未見之耳。予駭然曰。君亦生人。胡蟻視同類若此。豈世界悉爲盜賊。自相殘殺。如獐獅之吮血爲食耶。抑人人不事生業。終日仰臥。張口向天。以待麵包之奔入耶。吾不圖君目如是之巨。乃視人類微如螻蟻也。羅平嘆曰。汝未之見耳。方吾墮地時。已挾憂患同來。自少不知有生人之樂。直至今日。吾仍獨居一室。孤寂如僧。終歲不聞人聲。歎

卽偶與人羣接觸。亦僅以書札往還。君當知吾人之苦趣矣。

吾自聞羅平之論。知其厭世已深。理想日淪於孤僻。意羅平廣有資財。學尤淵博。特迫於外界之激刺。善念潛消。倒行逆施。墮落將何底止。遂相機婉進忠言。圖爲晚蓋。羅平漸肆予議。凡有設施。恆就我商其進止。後竟授以財產全權。倚爲良友。一日羅平語我曰。吾儕富甚。今可出與社會周旋矣。予曰。吾等卽以金錢爲交際品。耶羅平冷笑曰。然。君挾此。卽有操縱人羣之能力。須知世人嗜利。直如饑犬之覓食。稍得殘肴。卽搖尾作乞憐之態。實則搖尾雖勤。究亦與人胡益。君當知今日社會之心理矣。

吾國人嗜利者不惜吮癰舐痔博貴人歡其罪無上通於天矣。甚不意西人社會亦有此等現像金錢汝罪無上通於天矣。

未幾。羅平購別墅於意大利境之那不勒斯。築一華麗之園花木



陰翳點綴如畫。樓屋尤佳。四壁光明如鏡。室中陳設。予幾不識其名。推窗遙望海灣。烟波無際。尤令人愴然意遠。予不意生人享受之豐。竟至此極也。是園爲希臘人亞杰拉產。羅平欲購此屋。遂以重價餌亞杰拉。亞杰拉曰。吾非吝鬻此園。特君與彼獸同居。後此將有無窮之波折。羅平曰。君第視彼爲吾友可耳。此後有何波折。亞杰拉曰。意大利爲白種中奇特之民族。黑髮烏睛。儀觀至美。顧眼光狹近如鱗。恆於昏夜潛磨其利齒。君挾此奇異之伙伴。能料其不來滋擾耶。羅平曰。謝君。吾力尙能自衛。君但受資署券足矣。交易旣成。予等遂遷居新屋。一禮拜後。羅平爲我製極佳之衣履。雍去面部茸毛。項圍高領。潔白如霜。戴圓頂堅實之冠。兩手悉加手套。吾乍着革鞞。兩足微嫌笨重。遂時時環走室中。挺胸學步。較

之入伍新兵。尤爲勤奮。數日後。亦卽步履如常。臨鏡自窺。儼然一衣服麗都之紳士矣。惟猶有不適者。人類膚膩鼻高。鬚眉奕奕。望之凜若天神。而吾面乃如沃丹。鼻梁低陷。濯濯無髭。唇吻皺癢。如老嫗。自顧已失其威重。念上帝胡獨鍾愛生人。而與我以形骸之缺陷。思至此。幾欲失聲而哭。顧又無術易容。惟有付之一嘆耳。予是時不復以裸體向人矣。暇輒徘徊門外。吐納新鮮空氣。乃吾足跡所經。見者恆退避若逢鬼魅。意彼等仍以異類視我耶。惟自問殊無愧怍。亦不以外界揶揄。擾吾意念。一日。予與羅平同坐退閒室。一華服貴紳來謁。口操意大利語。格格問羅平曰。君寄居此地。約需幾禮拜者。羅平曰。此則未能預定。君問此何意。是人聳肩曰。吾爲君及君友計耳。遂迴面向予曰。意大利人性質至爲奇劣。

量狹不能容人。且崇奉巫術。仇視外教。吾人將奈之何。羅平曰。君意良厚。惟吾願冒險以觀其究竟。客聞言太息別去。自是羅平日引我遨遊於那不勒斯城。偶歷繁盛商場。見馬路寬平如砥。間有華麗馬車。往來馳驟。蹄聲得得。清脆入耳。道旁悉爲巨肆。窗間羅列珍品。光怪陸離。目不暇給。肆人各司其事。狀至忙碌。予是時幾疑羅平嚮日之言爲妄矣。乃甫出商場。景狀大異。道上污穢狼藉。房舍零星。湫隘若野人之土室。男女皇皇出入。敝服垢衣。僕僮如丐。滿目荒涼。覺與繁華街市。似隔一重大海。予駭愕至不能聲。不料世界中。乃有此等人類也。繼復參觀各處工場。暨科學試驗室。懔懔悉無生氣。予曰。此等人民。究以何業爲正當生活者。羅平曰。彼等固無所謂營業也。予曰。豈彼等未注意工藝耶。曰。工藝非彼

所屑也。予曰：然則當研究科學矣。曰：彼不知科學原則，安能有所發明。予曰：彼或吐棄一切潛心文學，以成一代詩人耳。羅平冷笑曰：彼等自有彼等之文學，吾殊不能評其價值。予曰：此等人民之生活，信如君言耶。曰：然。予勃然大怒，厲聲謂羅平曰：君欺我矣。胡獨引吾入此下流社會，增我無窮悲感。君惡人類，乃欲我與君同惡耶。若無確實證據示我者，吾決不信君矣。羅平漫應曰：全城如此，求有正當職業者，百不獲一。君當知所選擇矣。予此時神魂沮喪，如沃寒冰。知己置身煩惱之場，希望亦微如燭火，以人類聰明，乃張目自投污澱，豈智慧果遭天忌耶。抑羅平恥獨爲小人，導我誤入歧路耶。予心忽忽，如有所失。遂復埋頭伏案，重溫已讀之書，計惟以人物源流，遙質古時先哲耳。

予起居俱有定時。注意衛生之學。日出卽起。就浴於谷後之清泉。塵垢滌除。精神立爽。予每日以此時爲最樂。一日晨浴方畢。予坐池邊小憩。見四面悉爲大樹。古幹橫空。如張翠蓋。而天半微風。徐徐穿樹隙而過。枝葉相擊。瑟瑟有聲。予此時俗慮全消。彷彿置身畫境。披襟抱膝。領略山光。忽覺萬古愁懷。奔集胸臆。念此秀麗峯巒。不知已歷幾何世紀。必有無數名人。來此徘徊歌嘯。今已一一不知何往。而我以渺然一身。暫作林泉之主。自問寧非奇福。特恐青山無恙。人世已非。更閱數一百年。或世界亦無人知我。蒼茫四顧。黯然神傷。使在廁身獸族時。早已猿升樹杪。更作鞦韆之戲矣。予方默坐深思。忽聞地上落葉。沙沙作響。予疑爲饑獸潛來。愕然驚顧。見一裸體孺子。肥白如蠟製之嬰娃。張其小手。據地膝行。肘



節肥陷作圓窩。狀尤可愛。見有紅葉墜地。誤爲鮮果。掬起塞入小  
吻。旋即攢眉吐棄。挺舌力噴其唾沫。舉首見余。疑爲其母。匍匐向  
我而來。予心躍躍不已。顧屏息不敢出聲。孺子漸移漸近。距予僅  
數英尺。坐地嘻笑。予伸手引兒起。彼乍立。搖搖如醉。遂力攀吾指。  
欣然試步。笑撲予懷。聚其天真爛漫之目光。向吾愁視。予遂抱兒  
加膝。引指微逗其顛。兒樂不可支。笑客可掬。手足舞蹈不已。予對  
此佳兒。憂思頓減。覺樹影嵐光。處處皆含生意。卽潺潺流水。亦不  
爲嗚咽之聲。此際情懷。幾與未脫猴胎時無異。瞥見孺子張口含  
吾衣鈕。狀如吮乳。予心樂極。忽觸人類愛子之情。慈淚奪眶而出。  
兒正伏余肩歡躍。忽凝立若有所見。呀呀呼曰。嫫嫫。予覺背後窸  
窣有聲。回顧見一婦人。隱身叢樹間。探首遙窺。面容蒼白。驚懼如

不可堪。予知爲兒母。疑我攫其愛子。又不敢奪。自予懷。故致驚惶失措。予自悔不應擅抱此兒。啟人疑慮。且傷人慈母之心。適問愉快之情。易爲怨艾。卽欲舉兒授諸其母。繼念人旣畏我。胡爲更近其人。遂徐置孺子於地。愀然起立。孺子大號。伸手向予索抱。予忍淚疾趨而去。予經此感觸。自知已失去天然之本性。回憶伏處深林時。幕天席地。飽食優游。初亦無人罪我。且吾尤不知榮辱愛憎之謂何。故觸處皆成樂趣。不謂一經覺悟。吾身遂爲禮法所拘。是醒者轉不及醉人之樂矣。少頃。羅平與我進晨餐。予責其不應以聰明誤我。致吾日坐愁城。前此感恩之念。消歸烏有。然予初非有過分之求。特以後顧茫茫。何處爲立命安身之地。心煩意亂。不能下嚥。略進麪包雞卵。遂輟食離席。忽聞門外人聲喧嚷。余等急至。

窗前下瞰。見有羸獷男婦一羣。手持木杖馬鞭之屬。望門躍詈。汹  
汹幾欲破扉。羅平立將窗櫺推開。面衆詢其來意。衆見我與羅平  
並立。怒氣益張。爭以杖指予狂詈。中一老婦。力舉敝箒。向空橫掃。  
似欲將我掃出地球者。尤有一黑髮酒狂。兩手分握啤酒空瓶。作  
勢向予遙擊。雙臂輪流起落。狀如撾鼓。念予臚果觸彼瓶者。將釀  
出極醇之紅酒。一婦抱子遙立。狂喊指揮。儼然一全軍司令。予視  
此婦。卽晨間藏身樹後之人。所抱之兒。卽笑撲予懷之孺子。予知  
彼等此來。將與我一入宣戰。顧弗諳語意。不知其問罪之名。遂詢  
羅平。衆怒何爲者。羅平曰。彼等謂汝爲魔鬼。且蓄有食人之惡念。  
若容汝久居此地。境內嬰兒。將無噍類矣。吾不料彼等仇汝至此。  
豈今晨汝乃撫其孺子耶。予遂告以前事。時門外詈聲益厲。直如

羣獸狂嗥。予惶急不知爲計。羅平曰。勿憂。吾能使衆狗力戢其尾。遂操意大利音。詔以寥寥數語。衆謹立靜。如中魔術。羅平入室。攜一錢囊出。婦抱子趨至牕前。伸手如丐。羅平掬金幣盈握。置婦掌。婦得錢。固握成拳。手背青筋暴漲。復仰面向吾作詔笑。狀尤可醜。衆見羅平之犒賞黨魁也。齊聲贊嘆。饒態畢露。人人張其鼻孔。力嗅錢香。羅平復作簡單之語。如詔奴僕。語畢。探手入囊。衆人視線共注羅平之手。俄金錢飛出。擲地鏗然作響。一齊奔往金錢落處。偃僂爭拾。背曲臀掀。狀如駝鳥之啄食。拾畢將起。羅平復掬錢向他方遙擲。衆轉身奔覓如前。擁擠攘奪。笑罵雜作。須臾利益均霑。歡聲雷動。不是來時面目矣。羅平見大功告成。挺胸昂首。如奏凱歌。迴面睨余而笑。嗟乎。金錢去矣。而此外強中乾之男女。亦跳躍

隨之而去。大似荒原衆鳥。食盡投林。大地立時乾淨。僅有一人。因得錢最少。徘徊未去。欲乞羅平最後之憐。繼知無望。復遙立指予痛詈。忽悟同黨全逃。一身孤立。遂倉皇曳杖而奔。羅平語我曰。汝今當知人爲何物矣。

### 第三章

予居意大利數月後。漸有倦游之意。裹足不復入城。卽繞郭溪山。久亦嫌其寂寞。且羅平日常漸老悖。舉止多乖。吾知此後光陰。苦多樂少。鬱鬱至不自聊。此際恨羅平刺骨。念彼自知見惡於人。假我爲復仇之具。不惜矯揉造作。力引深山走獸。溷迹人羣。以逞彼侮人之狡計。尙何恩義可言。吾本性旣迷。身陷樊籠。永永不能自脫。是直誘人登塔。乃自下潛撤其梯。羅平之待我類是矣。於是報怨



之心。十倍於曩日酬恩之念。因以羅平施我者。反而施諸其身。羅平威焰。日漸收斂。大似探極船航近冰洋。艙內所懸之寒暑表。驟然降落。愈進則溫度愈低。漸漸縮至零度。表中流質。亦將凝結爲冰。吾乘此時機。一躍而佔主人之席。偶詰羅平。是否如吾心所度。羅平冷笑白承曰。天下事成敗無常。今日雕梁畫棟之場。卽異日斷瓦殘磚之地。得失正相抵也。

予久客那不勒斯。觸目皆下流社會。覺此窮僻海灣。實藏垢納污之所。設更濡滯不行者。吾亦將爲所染。彼上流人物。不知究作何狀。羅平旣授我資財。宜挾此恣吾游歷。至五月中。予提議先往倫敦。羅平重違予意。遂自意大利航海赴英。登岸後。聚寓於倫敦著名之旅館。禮拜六晚。羅平導予往可文戲園觀劇。聚無數優秀民

族。濟濟一堂。此爲吾入世以來。第一次擴開眼界。欣喜至不可言。遙見座中諸客。衣裳楚楚。服色不同。顧均雅潔無倫。不見一絲僿氣。吾自慚形穢。幾不敢正目覷人。顧吾眼乃不遵號令。時時蹈隙潛窺。遂已攝得諸人之影。吸力最大者。則爲樓上之青年少婦。花冠豔服。娟麗如仙。時或移其柔媚眼光。游矚四座。觸者如感極強。陰電。驚悚幾不自持。吾見一碩碩麗人。兩頰紅潤如朝霞。着翠色袒胸之衣。項飾珠圈。中綴極佳寶石。紅藍相間。幾如點點寒星。予念此情愛女王。果微觸其玉臂者。吾體當立時鎔化。因遙注其粉臆不已。忽見彼游目及吾鄰座。慮吾赭瘦之容。或污及美人妙目。急低頭佯覓雪茄。不敢仰視。繼念縮項非法。遂轉身與羅平閒話。以肩背向此婦人。料彼美目光雖銳。斷不能如愛克斯電光力透。

腦骨燭及吾面部之邱壑。（邱壑者狀面之凸凹也）非然者。予  
幾窘急欲逃矣。吾又覺英人有一特性。竟與猴族無殊。彼等初入  
座時。態度極爲沈靜。樂聲旣作。遂紛論曲中節奏。以自矜音樂之  
精。又或月旦優伶。力炫見聞之廣。大似林中猴族。偶聞羣鳥和鳴。  
輒復哀啼相和者。獨怪彼等旣擲金錢。胡不凝神顧曲。乃復囁嚅  
如蛙。擾人清聽。滋可哂也。方羅平引予至劇場時。吾以爲英人好  
奇。果知吾來自山林。則座客必驚異如觀馬戲。予嚮讀小說。亦知  
人類有厭故喜新之特性。私擬此行當受歡迎。不料以貌寢轉招  
物議也。劇幕旣開。卽見一絕女優。登臺歌舞。迴翔應節。翩翩如傅  
翼之愛神。含笑鞠躬。豔光四射。一時鼓掌之聲。拍拍如燃爆竹。忽  
女優舉首見余。笑容立斂。口角下垂。作弧形。藐我殆臻極地。座客

大駭。人人自檢其身。似恐美人輕己。繼見女優視線。遙注一點。疑身後或有荒儉。次第回頭狼顧。伸頸如鵝。怪狀令人失笑。衆見予面獨紅。審視知非人類。萬目爭集吾身。齊聲怒叱。幾如羣鴨驚鳴。池水悉爲翻沸。忽一橙飛中吾身。染衣如血。凌巖至此。我何能堪。旋有胖人趨至。逐吾離座。吾驟起猛扼其臂。羅平命彼爲我拭衣。吾氣略平。遂與羅平同出。羅平謂我曰。此橙當自外間拋入。園中橙價極昂。每枚至廉亦費五仙零。疇肯以佳果擲人者。余曰。橙污吾衣。烏得不怒。彼辱我之儉。或自謂體中血質。較吾爲貴。不屑與我同羣。吾意其人必滿腹脂肪。彭亨如豕。故腦際一無意識。譬之造胰商人。自恃積貨之多。遂輕藐其肆夥。實則肥皂堆積如山。尙不足供富人之一飽。彼市儈又烏知者。羅平戲曰。汝見富人飽啖。

肥皂。滌其腸胃耶。予曰。幸勿遽斷吾言。須知妄自尊大者。不僅肥皂商人。恆見貴族子弟。終身不能自致一辨士。猶以門閥驕人。究之門閥雖高。又與他人胡涉。羅平連顛其首曰。君言是也。予慮其更遏詞鋒。搖手止之曰。未也。彼貧女偶得新衣。對鏡徘徊。自謂美如皇后。招搖過市。以自炫其新衣。道見貴婦長裙曳地。綽約如仙。自顧短裙。乃不能掩其雙足。遂語同伴。力詆彼人裙製之劣。君謂其言足信耶。在理橫逆之來。吾應憐其愚妄。何事悻悻與較。乃當時忿火中燒。勃發不能自制。似我已微染人類惡習矣。羅平詔我曰。汝當以巨膊撲此羣獠。使彼等推爲領袖。則今日輕汝之人。異日必伏地而親君革履矣。嗟乎。羅平之意。豈欲我飼人如犬。餌以牛肉麵包。使彼搖尾馴服耶。果能得此事機。使倫敦社會。逐漸改

良。化稗莠爲嘉禾。寧非快事。顧世人沈溺已深。如嗜飲之人。爭趨酒窖。狂吸毒醪。彼此歡呼爲樂。吾安能一一挈其衣領。引而出之。窖外。彼羅平乃欲我統馭人羣。惟有託諸夢想耳。乃未幾羅平之言驗矣。吾等在倫敦。購得巨宅。略行修葺。金碧輝煌。創一極佳旅館。定一特別優待例。每禮拜二次免收膳費。以廣招來。旅客一時麇集。吾肆幾無隙地。吾藉此小試操縱時流之手腕。來客去留。聽吾自擇。有一美國富翁。來此稅屋。毛竅悉作金光。吾見而欲噓。拒不令入。富翁氣沮而逃。吾大笑至數分鐘之久。又有貴族寓吾肆。日必數易新衣。以自矜其高貴。聞彼先世業商。繼以金錢鬻爵。是人承襲後。舍勳貴外。不與平民往還。一日率一初未通名之客。冒然登樓。予立揮之門外。彼屏息不敢出聲。吾知此貴人怯矣。自此

以往。吾賤惡人類之心。日益堅決。每見宵人結黨橫行。狀若獐犬之搏兔。甚或欺凌弱女。強迫爲婚。事事令人髮指。求一束身自好之人。百不獲一。羅平老態日增。懨懨已無生氣。然吾初不因其老邁。稍生憐憫之心。溯吾二人自到英京。在在悉不堪之境。每逾一刻。似較一年爲久。予決意離去倫敦。乃日復一日。久久弗克成行。竟釀後此無窮之糾葛。則非意料所及矣。

吾適不云、倫敦少數人中。猶有束身自好者耶。須知世間最樂之人。無過游春少女。而羣雌粥粥。翩若驚鴻。鬢影衣香。中人欲醉。然天際彩雲。雖明知其奇麗。要亦過眼輒忘。不幸忽遇密斯開得。遂如磁石引鍼。直挾吾心而去。似上帝力擒吾腕。投入愛河。百計不能登岸。豈吾生厄運。猶未已耶。吾遊戲人間。刻刻如蒙假面。情愛



問題。在理宜與世人斷絕。惟既具人性。遂不能自絕情根。覺美人所履之途。塵土胥含香氣。繭絲自縛。永永無伸眉之日矣。吾肆中置有密室。備寓客就商祕事。一日晚餐後。予過密室前。聞內有二人聚談。語音甚稔。予對於普通來客。恆竊聽其私語。藉以考察彼人之流品。固無人敢阻予行動者。此際忽聞內有婦人音吐。因循吾慣例。躡足潛聽。知男子爲特斯寶星。婦爲加索爾夫人。特斯曰。吾等之豎羅平之獸也。係在加姆夫人處。予驟聞特斯作是語。周身之血皆沸。知彼所謂獸者。直以此代予名號。顧仍忍氣屏立。復自鑰竅中。窺其究作何狀。俄聞加索爾夫人曰。此事吾覺其太俗。特斯曰。俗耶。吾等已恣爲之。憶密斯開得。聞吾痛詈此獸時。怫然而起。兩目含淚曰。君旣與此獸往還。復背地加以謾罵。不亦鄙耶。

語畢神色毅然。吾覺開得此時之美。直如情愛之神。豔光四照。令人不敢逼視。吾非極力自鎮者。幾欲趨伏裙邊。尊以安嫒兒徽號矣。加索爾曰。聞君已濫致情款於密斯堪。信耶。特斯笑曰。吾狎此等女優。如以香水沐小狗。興盡卽驅之門外。尙何情款可言。但爾日彼亦在座。彼見開得力詆吾醜。遂攜此雌雛他適矣。加索爾曰。君兼愛兩女。將來作何歸宿者。特斯曰。吾當以術愚老魅。誓娶開得爲妻。予聞至此言。不能更忍。吾腸如涓沸湯。切齒歸吾私室。憶予自意大利遇彼孺子後。更未用情於人類。直至此時。吾心復動感恩之念。覺此女爲吾生平第一知己矣。予受此激刺。繞室號呼。亦不自知爲悲爲喜。但覺與初見孺子時無異。數日後。有一可林先生來。予與羅平適自戲園歸。遇於門次。詢知爲羅平在加波里

時之老友。予三人同就晚餐。可林告予等。謂彼曾赴加姆夫人茶話會。且謂特斯寶星。以加姆夫人命。與其女密斯開得訂婚約。惟開得別有情人。爲畫師佛勒。予知密司忒佛勒。卽爲吾繪像之人。可林又謂密斯堪亦在座。密斯堪爲著名女優。予識其人。羅平尤與相稔。曾有書札往還。可林謂密斯堪當衆宣言。特斯寶星爲彼未婚夫。果特斯棄彼。必不聽其人。更生於地上。予聞可林語。知特斯所告加索爾之言。今已見諸事實。尤知彼與開得訂婚。實由強迫而成。非出密斯本意。念彼儉滿身銅臭。乃敢涎及天人。逞其獸慾。世界尙有公理耶。遂勃然大怒。不能自己。亦不計吾身爲進化之獸。抑果爲生人。通常宜取如何態度。惟覺此事實傷吾心。怒氣幾欲裂膚而出。繼可林復詆特斯爲無賴。謂彼恆恃爵位金錢。引

誘大家閨秀。予聞而益怒。神經大亂。立語羅平。以此人當死。予嚮  
謂羅平老悖。不營一事。不意此時竟納予言。狀尤愉悅。吾心滋以  
爲奇。俄聞羅平喃喃自語曰。此真地球上之魔鬼。其人果當死也。  
當予二人燕居時。吾外貌較前安靜。惟此人當死一語。則深印予  
心。拂拭不去。嗟乎。事隔多年。至今回憶謀人時。猶覺不寒而慄。不  
解當時。何以吾心一無顧忌。惟念世界英雄。嗜血殆如醇酒。屠人  
愈衆。則威望愈高。彼胸前所綴勳章。一一胥染生人之頸血。豔叟曰此

十語足爲吾國貴人寫照矣。清人有詩曰。流他予嗜殺雖不爲功名。

惟堅信特斯之當死。而羅平對於此事。亦覺興致勃勃。吾從未見  
其作事。有若此聰慧者。予乃以此事委之羅平。聽其獨斷。逾日羅  
平計得矣。倫敦邊境。有一祕密之污窟。專鬻鴉片毒膏。肆主爲華

人李仲。羅平曩在加波里。卽知其地。旣返倫敦。暇輒造李仲家。吸烟消遣。此次謀害特斯。羅平遂密遣李仲爲臨時伍伯。予亦知此計實行。異日必爲吾累。顧竟不力阻羅平。誠不解自居何等。翌晨李仲應羅平召。造吾所。面容黧黑。皴皴如枯樹之皮。雙目如蠶。兇光暴露。一見而知其重利輕生。不顧他人生死。羅平與約。謂果能致死特斯。酬以二千五百磅。如李仲同時自盡。當贈五千磅。付李仲指定承受之人。李仲以齒力齧其唇。攢眉瞪目。作凝思狀。少頃拍案曰。吾決爲君屠此羊羔矣。羅平語之曰。下禮拜四夜。特斯當至君家。汝宜力淬其刃。勿聽此羊羔逸自俎上也。李仲立取肩衣。出門自去。羅平檢得密斯堪舊信。摹擬簽名之筆迹。託女名作書約特斯。於禮拜四夜。赴李仲家作密談。書成立付郵局。顧予曰。今

百事了矣。

逾八九日。一夜天氣沈黑。羅平引予至李仲家。吾等倚壁潛聽。覺萬籟無聲。淒寂如逢邱墓。遂自小門掩入。李仲指示一室。門懸帳幔。羅平揭帳遙窺。見特斯寶星。陳屍榻上。殭冷已久。而雙目不瞑。睛珠作魚白色。狀至可怖。李仲掀眉自得曰。佳哉此藥。死乃不變其形。屍匿吾家。久暫悉憑君意。當無人能發其覆。今將以何時行水葬禮者。羅平曰。星期四可耳。吾等遂別李仲歸。是夜。予心驚悸不寧。兩手時時抽掣。合眼卽見特斯魚白之睛。向吾擗視。愈漲愈大。巨如鴛鳥之卵。予驚呼而醒。私念開得門前。自此無是人踪迹矣。禮拜四日。天甫破曉。濃霧漫空。咫尺不能辨物。羅平入予室。兩目向前直視。昏昏如在夢中。面壁自語曰。死矣。死矣。一種失望之

音。使予心冷。俄又大聲曰。死矣。不須吾等用力也。彼慘默而來。此時又慘默而去。殊不測其何旨。是日特斯遺骸。卽發現於太姆河。計入水僅數點鐘。當時固無疑及李仲者。一二日後。羅平得李仲書。謂己身當於翌日死。所許五千磅酬金。望送交其女。嗟乎。是人手染血腥。復敢輕生自殺。以兩命爲女易奩資。似信羅平決不自食其言。可謂奇矣。次日羅平果以五千磅。遣人授李仲女。自是以來。予覺久滯倫敦。非計。憎惡羅平之念。亦與日俱增。特斯屍體發現三日後。予震慄如喪其魂。覺人類兇殘。過於鷺鳥。吾心怨毒。悉萃於羅平一身。忽倫敦報紙。爭以謀殺嫌疑。影射羅平與我。每次出門延客。萬衆圍觀。想彼等心中。疑吾等爲噬人之猛獸。予慚恨交加。幾欲藏身地窟。而吾肆定例。每禮拜有二次不取膳資。嗜食



之人。爭以雙肩承喙。來此恣啖。餚蒸。席間縱論案情。窺伺吾儕顏色。吾心厭惡已極。念胡爲以炙肉羊排。飼此狺狺羣犬。忽有異想驟觸予心。急至無人空室。取白紗燈罩一巨束。懸近煤汽燈旁。布質着火立燃。火舌力穿窗榻。延及隣室。火勢愈狂。濃烟四塞。一時餐廳醉飽之饞狗。及各室偃臥之懶蛇。號呼驚竄。紛亂如蛆。男子所戴之呢質高冠。棄擲滿地。狀如黑色鐵筍。彼青年貴婦。腰圍華麗長裙。覆地如彩雲舒卷。珊珊微步。姿態如仙。此際忽覺長裙礙足。不利趨逃。遂撕裂成條。碎如蟬翼。卽凝脂粉頰。是時亦灰敗如屍。蜂湧出門。急急如驚弓之鳥。忽樓上煙突崩塌。煙煤爲火燄衝起。紛落如塵。有美婦曳履狂趨。甫出甬道。忽一巨塊煙煤。飛落額際。婦舉手拂拭。煙煤立麤。兩眼悉成黑暈。狀若黑晶眼鏡。惟見雙

晴閃爍。醜乃如鬼。予當縱火時。卽潛至門前隙地。冷眼旁觀。見此逃生衆獸。狼狽不堪。予心大樂。忽有一人。自人叢趨出。問我曰。羅平何往。忙亂中。予竟未辨爲誰何。惟深惡其人好事。俄彼復遙指一牕。狂呼救人。予聞聲驚望。見牕內隱隱有人。奔突於火光中。狀類羅平。面容慘白。哀厲如鬼。予見是人尙生。仇心立熾。念彼爲吾囚。法當死於吾手。不宜聽其偶然畢命。逃吾掌握之中。適一人肩長梯至。迫令移梯近壁。予緣登窗檻。俯視獸心人面之裸蟲。蠕蠕地上。吾意氣益豪。羅平見我。大懼欲逃。狀若狸狴之畏犬。繼知無門可出。遂向內狂趨。意欲效飛蛾之投火。予益怒不可遏。力擒而出。鼻置地平。乃無知羣獸環立歡呼。似以我冒險救人爲可敬。彼烏知吾此時別有懷抱哉。

吾肆旣焚。予在倫敦。尙復勾留數日。吾已深洞人羣之弱點。遂出其全副精神。一一了吾心願。讀者當知吾愛密斯開得。出自至誠。自知對此女神。畢世更無餘望。惟心愛其人。不忍使美心房。稍有一星難過。特斯旣死。開得已恢復自由。嫁彼情人。同享雙棲豔福。而密斯開得。遂易爲密昔斯佛勒。此年少畫工。旣爲開得之夫。吾推愛屋烏。不得不爲佛勒先生。造就將來榮譽。遂暫僦精舍。盛其供給。延佛勒爲予繪像。圖成贈以極厚酬金。佛勒驟增巨產。名動公卿。開得偶此聞人。遂一躍而爲羣雌領袖矣。嗟乎。佛勒特一工巧畫師。一旦以美術得名。人人爭賀其佳運。又安知有一世外之人。暗中援手。酬彼豔妻恩意也。

吾旣死。特斯復爲開得造一成名之夫婿。恩讎俱報。遂與羅平決

計離英。方吾等至火車站時。距開車時刻。尙有一點餘鐘。因入頭  
等待車室。吸菸小憩。忽一婦人推門入。衣裙樸素。雅潔無倫。五官  
位置極佳。想彼年少時。必且丰姿絕世。今則青春已過。顏色微蒼。  
而舉止安詳。不失大家風範。目光和藹。善氣迎人。吾見彼入室時。  
如在黑暗地窟中。忽覩曙光。爲樂無極。細審是人。面目慈善。乃如  
牧師。顧聰慧復類神明。無微不燭。吾不禁肅然起敬。彼臨窗危坐。  
凝視羅平。羅平以目視予。似欲我暫時離室。吾昂首向天。佯爲不  
見。羅平冷笑。此婦則徐點其首。兩頰微紅。懇摯言曰。君等離倫敦  
耶。聲低而柔。且微含禱告意。羅平曰。吾等一點鐘後。將往斯答一  
行。婦曰。摩摩斯地之斯答乎。羅平曰。然。婦喃喃自語曰。奇哉。事何  
巧也。語時微笑。意似欣悅。予等寂然相對。此婦兩目下垂。狀如默

禱。羅平目注其人。面現不可思議之容。良久。婦徐揚其首。似有一  
請求意念。潮上心頭。以極親切之聲言曰。聞君將去。吾不及更衣。  
來此與君握別。君當視上帝之面。稍聽吾言。吾已默禱上蒼。乞賜  
汝以最新生命。以君幹略。足造人羣峯極。願乃浪游半世。疑謗紛  
來。君獨不念末日之爰書耶。吾婦人之身。無力爲君補過。然吾心  
甚赤。直如極熟山桃。表裏如一。此數十年中。吾力忍不與君面。今  
君遠別。此生更無把握之期。不得不以肺腑之言。貢君左右。君當  
知此婦人初無餘望。特掬一腔熱血。救其良友靈魂。君果能哀此  
愚忱。回頭猛省。想上帝仁慈。必與爾以自新之路也。羅平仍現不  
可思議之色。注視甚殷。囁嚅言曰。晚矣。晚矣。婦聞言大震。趨跪羅  
平膝下。汪然欲涕。予念此婦熱心至此。豈忘予在側耶。雖然。予特

一能作人言之猴族。何必強預他人事。遂恭默佯爲無覩。婦仰視羅平曰。吾至愛君。今仍不減當年之愛。卽骨化形銷。吾愛情亦不能磨滅。君昔爲吾盡力。吾視君較重於吾身。上帝鑒余。吾永永藏君心坎。今將以我天荒地老之愛情。爲君祈福也。語至此。聲微而顫。如聞私語。予見此婦。對羅平吐此濃摯之愛情。予是時心胆俱碎。念羅平本爲吾囚。彼生命實操予手。無人能阻我復仇。不謂此婦禱告之柔聲。竟使予心酸痛。豈因此遂釋吾俘虜耶。但此等客觀。少頃卽離予胸臆。唯覺此婦跪地甚久。狀至可憐。羅平復曰。晚矣。晚矣。吾爲事勢所迫。不能盡情告汝。果能者。吾亦不至如此。吾心惟有一念。覺至今尙愛汝也。婦以兩手向天曰。謝上帝。羅平曰。爲時晚矣。婦起立向門而趨。將出。復停步回顧曰。永勿忘吾等愛。

情也。羅平曰：永永不忘。婦遂出門而去。

#### 第四章

予等既離倫敦。遂遷居於摩摩斯境之斯答鎮。樓屋數楹。景至幽  
蒨。杜門謝客。既無酒食徵逐之勞。又可在德意志聯邦。一洗從前  
污染。自此講求體育。每日爲適當運動。吾體日益健康。而飲食起  
居。力求撙節。較在倫敦時。似易一極新世界。但予萬念成灰。無復  
生人樂趣。羅平意尤蕭索。終日蜷伏室中。覺吾等此後光陰。已如  
日落西山。每歷一時。卽漸趨於黑闇。予不幸久迷本性。獨具人類  
靈魂。後顧茫茫。愁腸百結。見世人智慧愈高。磨折亦較常人爲重。  
轉不若形骸放浪。與世浮沈者。猶得享彼安閒庸福也。予自抱此  
種悲觀。而未泯天良。遂責我自科其刑罰。吾心無一刻寧貼。時時

防有奇禍。偶飲葡萄之酒。輒惡其如人血之殷紅。偶食羊排。復念及屠羊之慘狀。質言之。吾身似爲厲鬼所憑。耳目所接。悉生恐怖。此時恨羅平至矣。

九月某日。羅平告我曰。子當屏除一切。從事著書。須知人世光陰。至爲寶貴。譬之下水之船。轉瞬卽不知其去向。更歷數年者。汝腦中智識。必且消滅無影。旣失本來面目。復爲人世所輕。恐顛狂院將爲汝歸宿地矣。予此時恨彼入骨。幾欲猛扼其吭。使彼伏屍地上。因矚視羅平不已。彼續言曰。人有著作。則精神有所寄託。永永傳之不朽。汝但獨抒真見。縱論人羣優劣。舉生平所見所聞。提綱挈領。一一筆之於書。儻有疑義。吾能爲君剖析。今君將以何事告我者。予曰。吾不能告君。曰。然則汝可執筆矣。書中大旨。當發揮真



理。主持公論。君非人比。應無忌諱可言。事事徵實。垂爲信史。千百年後。必有好古之人。於風雨空山中。閉戶焚香。讀君遺著。知十九世紀。歐洲大陸。當時有一奇人。著作等身。爲動物界獨開生面。則生姆那批之歷史。安見不爲後世詩人。形諸吟詠。引爲異代知音。君當振作精神。成此千秋事業也。羅平此議。實獲我心。予愈思愈樂。恍惚吾書已經脫稿。世界著名書肆。爭以重價購我版權。印成巨冊。飾以金色書皮。裝潢至美。有無數詩人。手捧吾書。長髮披肩。臨風朗誦。上我以文豪尊號。思至此。覺此晨昏棲息之高樓。不足容吾樂趣。遂牢握鋼筆。日日與素紙宣戰矣。

## 第五章

予今當就吾觀察之眼光。將人類與普通生物。列爲比較表。一一

衡其分量。覺我原來天性。此時復潮上吾心。大似大雨將降。石礎先期回潤者。吾既由獸而進爲人。決不能由人而復退爲獸。然予終不信上帝仁慈。獨厚於生人。而薄於普通動物也。意者予尙未具完全人性。故持論終與人殊。覺知識者。實天性之蝨賊。卽上帝造成人類之刼運也。多一分知識。卽減一分天性。萬惡皆從智慧而生。破壞其性情之真樂。而無數奇災。已逐其人而至。人類者。特一不祥之動物耳。世人所謂偉大之事業。以宗教法律。相輔而行。教門中人。恆謂道德爲性情保障。但能遵守誠條。卽永保靈魂之不滅。然普通動物。不知宗教。尤無宣講之牧師。而飛走沈潛。卒亦未迷其本性。吾見歐洲大陸。學校如林。少年子弟。必使受相當教育。不知科學愈深。性情愈薄。自生理學發明以來。而生人血肉之

軀。均可視爲化學原料。剖解分析。一一供其試驗。尙何情感可言。須知無論何事。必含蓄有餘。興味始覺其淵永。譬人偶遇園林。遙見亭臺花木。隱隱自牆頭微露。而禽鳥飛鳴。與游人語笑之聲。隨風入耳。不知園中林壑。若何結構。必且興致勃勃。徘徊而不忍遽去。迨身入境中。徧游臺閣。一覽無餘。轉覺索然無味。彼獸族固無科學之發明。然能率天然食性。或啖血肉。或茹草果。以療其腸胃之饑。尤能以嗅覺官能。辨別食料之有無毒質。豈待受人調教。始能運其牙吻耶。今更評論法律之價值。號稱文明諸國。當其規定法典時。必聚無數法律專家。逐條討論。頒爲刑律。以爲司法機關。足以消滅生人之惡念。不知法網愈密。宵人之逃法愈工。每見重案發生。警吏無從措手。若獸族以天性爲法律。終身不越範圍。較

人類良善多矣。

在下流社會之人。終歲勞働。不能飽餓。黑色之麵包。其困苦固難名狀。彼貴族富商。身居華屋。美食鮮衣。在理宜生娛樂。乃慾望無窮。轉多失望。如嗜飲者。既得啤酒。復羨香檳。迨覓香檳不得。更飲啤酒。則樂興全消。入口立嫌其味苦。故人類肉體所享之安寧。不敵所感精神之痛苦。甚矣人心之無足也。須知世界全權操之上帝。萬物生機。悉受彼蒼支配。自人羣進化。遂倒行逆施。力抗自然之運會。譬之冬日藏花暖室。燃炭爲溫。使春令之花。先期開放。人力似可回天。然此花精華既洩。轉瞬凋殘。壽命已爲之縮短。又如深林巨象。雄偉無倫。然終爲嚙草之獸族。果拂其天性。飲血茹毛。腸胃轉失其榮養。恐彼力挽千鈞之巨鼻。將徐徐退化。而木強不

靈。殆猶瘋人狂飲硫泉。自謂能除痼疾。不且自賊其身耶。

今更以人類之弱點。告之讀吾書者。亞里爲古代著名之勇士。然不敢往愛平森林中。伸臂與獐獅相角。彼釀蜜之蜂。遠勝於青樓之蕩婦。微如蚤蝨。尙蠕蠕自圖其生。不謂聰敏人羣。乃有偃臥道旁之乞丐。卽世界崇拜之哲學家。亦僅爲玄渺之談。自掩其牢騷之迹。轉不如知足之牛。齧草哺犢之可羨也。吾意開屏孔雀。較波羅妙爾之風貌尤佳。柔順山羊。較查里王第二之性情尤厚。卽以嗜血殺生之虎豹。尙不如勒特印第之兇殘。總觀上帝所生之動物。當無如猴族之食果飲泉。優游林壑。生活清高者。彼人類靈魂。既玷罪孽如山。而萬疊愁雲。積壓其身。永永無伸眉之日。聰明自誤。良可哀也。地球既載生人。空氣亦爲之腥穢。上干天怒。恆罹地

震之災。上帝之厭惡人類可知矣。人間惟襁褓嬰兒。初無罪惡。饑則投身慈母之懷。呀呀索乳。飽卽閉目酣睡。夢中時有笑容。此爲生人最樂時期。過此以往。則知識日開。快樂亦徐徐退化。徵之歷史。每一世紀。人類之科學日益發明。而流血慘劇。亦日增其量。恆以一二人權利之爭。犧牲億萬人生。命。須知冥冥之中。固有全能上帝。鑒臨其上。使此圓臚方趾之兇蟲。自相殘殺。以默償其劫數。其最後結果。亦僅增進人類競爭之惡念。果人類無此競爭者。或至今尙與普通動物。同享天然真樂也。吾不解人類思想。何險毒。乃如蛇虺。劫奪詐欺。慘無人理。人烟稠密之區。卽盜賊出沒之地。無一處社會。不爲人血所污。此尙成爲世界耶。又其黠者。貌飾仁慈。廣聯徒黨。陰售其欺世盜名之計。迨爲衆望所歸。攫得最高地。

位。遂規定不平等法律。箝制人民。自私自利之心。較盜賊尤爲陰險。大似陳舊書篋。中藏無數蠹魚。潛食羣書。初無聲息。函面雖猶完好。而書中字跡。已爲嚼食無遺。僅留殘斷餘痕。狀如蚯蚓。人世無形盜賊。其影響於國家者。類此矣。吾今乃知歷史中之人物。特如礦師化驗礦質。偶得金砂。遂提煉示人曰。吾已覓得佳礦。徧地皆產黃金。其實石中所蘊之金。僅千萬分之一。其餘悉砂礫耳。若盡信書中附會之詞。似人類無一非聖賢豪傑。何以暴君尼羅。弑其生母亞基。直如屠狗。旣火居民廬舍。乃猶安坐其旁。鼓琴爲樂。殘忍殆非人類。當時羅馬全境。毒霧彌漫。而書中於此等怪物穢行。詳加紀載。豈以尼羅爲世界魔王。故筆之史乘。以爲文字波瀾耶。若然。則里巷鬪茸男子。懾於悍婦雌威。低頭受杖。忍氣吞聲。或癡

廢衰翁。日受兒女詬誶。龍鍾落淚。無處愬其冤窮。彼秉筆之人。亦將以此等細行。貯爲史料耶。

天下誠有驚天動地之英雄。抱其偉大精神。爲世界造無窮幸福。而世人尙視爲庸言庸行。不加震駭。則誠完全良善之社會矣。然此等時期。祇可託諸夢想。必不能求之今日之人羣。彼羅馬自提拜利阿士後。暴君相繼。愈演愈奇。國人累受專制淫威。血沸乃如蒸汽。志士崑都戡起而發難。振臂一呼。四方響應。擁兵將帥。遂乘間而革獨夫之命。尼羅旣死。諸將爭權。遂一變而爲武人專制。而加勒巴俄多威化留二帝。皆以頸血膏其斧刃。於是國人乃知崑都戡之舍身救國。出自血誠。非若當時將領。以誅暴爲爭權之假面。果羅馬人人咸抱共和思想。則崑都戡亦不能獨享榮名矣。希



臘文化之昌明。實基於佩利克蒂司之改良政體。故建築、雕刻、文學、哲學、諸家。濟濟一時。震曜區宇。果希臘向無貴族專橫。則佩利克蒂司之共和主義。亦不能遂使國人愛戴也。人類交結。既不能相見以誠。國際交涉之條約。久亦失其效力。果世界同盟諸國。永無攜貳之心。則提庇斯遵守司巴達盟主之約章。當時亦不錫以特殊之榮典。故凡詩詞之稱頌。史冊之褒揚。報章之獎借。所謂聖賢豪傑。皆人羣特出之才。未可求於普通社會。彼著史之人。特就名人事蹟。揚厲鋪張。藉以增長國家之聲價。而一切頑風稗政。諱而不言。大似天劄之人。飾其隱疾。不貞之婦。諱其情夫。俘虜之兵。決不自承怯懦。謀人之犯。決不直供行兇。人間尙有信史耶。胡瓦特博愛仁慈。誠不失爲君子。然當時殘忍宵人。羣起爭與爲難。而

胡瓦特皎潔之星光。幾爲黑雲所掩。提庇斯忠事聯邦。用昭大信。而破壞信條諸國。轉笑其外交政策之愚。此胡理者。吾謂世界君主。誠能開誠布公。敦睦友邦。遵守嚴重盟約。地球將永無鐵血之爭。此等光榮。不幾若救主爲信徒敬仰耶。乃予觀近世國主。爭以險毒陰謀。極力擴張其國勢。其併吞鄰國也。直類狸貓搏鼠。懾以威稜。聽其戲弄。迨見鼠懾懾欲死。遂力張巨吻。吞嚼以自肥其身。嗚呼。人羣之領袖。顧若是耶。抑尤有甚者。世間無恥之人。至不惜賣其祖國河山。易彼目前富貴。迨國破家亡。身奴異姓。始悔當時賣國之愚。而大錯已成。百身莫贖。惟有含羞自盡。遺臭萬年。爲彼酬庸之地。吾滋恨羅馬古國。僅有崑都戡一人。果能生億萬崑都戡。則羅馬至今。猶巍然獨立也。歷史家崇拜之英雄。如庇特、克來

武哈司添、拿破崙諸人。直一人類之商標耳。吾今乃悟古人奇偉之行。特激發其固有天良。立彼未來榮譽。固非倫理空談。所能維繫。彼慈母之愛子。軍士之輕生。志士仁人之全身救國。無一非天良發現。足見人獸相差。初非甚遠。方予未與社會接觸時。研究倫理原則。覺人羣秩序分明。各無相犯。由身而家。由家而國。殆如天上行星。永永循其軌道。吾心折服無已。以爲生人託足之區。恬適無殊天國。繼乃自知其誤。果人人不踰倫理範圍。必且足食豐衣。羣居廣廈。各執適當工作。保其形體健康。蘊釀天地祥和之氣。乃入世以來。耳目所接。一一生吾悲感。彼肉體所受之折磨。由於誤勞其筋骨。精神所受之痛苦。由於誤用其心思。且限於階級。貧富不均。貴者窮奢極慾。揮霍直如泥沙。而勞動工人。終日操作如牛。

乃不能得數辨。士易粗糲。以果其腸胃。天下不平之事。寧有過此者耶。使人無辨別事理之特性。僅如吾猴族食果飲泉。寧非奇樂。乃上帝厭棄生人。特賦以後天理性。使與先天本性相離。如化學家以二種冷液。傾入玻璃管中。使之混合。能立生其沸度。故理性既戕賊其天真。卽足長生人之惡德。人心之智慧。實製造刼難之原質也。予旣衡定天性與理性之異同。熟察人類靈魂之特點。似生人腦質。中含一點靈光。忽隱忽現。殆如電火之閃爍雲隙者。故神經感覺。至爲敏捷。而受禍亦較普通動物爲深。乃天演家。創爲優勝劣敗之言。謂獸族當受生人之淘汰。實則人獸競爭。已逆上帝好生之旨。而殺機旣啟。貪念復萌。其最後結果。必至血肉橫飛。自殘同種。刼運相循。社會永永無安寧之日。轉不若獸族退處。

深山。猶得自保其天然之血脈。彼智慧果何益於人類也。

## 第六章

予著書至此。吾心樂趣。幾如探險家海行數月。食品漸將缺乏。忽發現一極佳新地。山深林美。果樹纍纍。時見麋鹿袋鼠之屬。跳躍樹間。足以獵供餽饌。尤有淡水河流。淪漪可鑑。一望而知爲安樂之鄉。於是捨舟登陸。直造山峯絕頂。手舉國旗。高呼萬歲。此時心境。卽奉以大國王冠。亦不足易其樂趣矣。吾不知讀吾書者。究作如何評論。惟自信獨抒己見。世間更無阻我之人。且旣以理想發爲言詞。決不能俯仰隨人。摸稜兩可。凡吾心所蓄之牢騷。暨輕視人羣之觀念。一旦發洩無遺。嬉笑怒罵。暢所欲言。此吾所以擲筆狂笑也。是時吾心忽有異感。自知末日已至。殆如垂燼之燈。搖搖

欲滅。忽猛吸餘膏。迴光反照。須臾滅矣。吾生性孤潔。恆不以得失  
縈懷。不解當日著書時。何以迴環朗誦。欣然自得。意者。吾腦中已  
染人類驕恣陋習耶。今大命已臨。末日將至。爲人爲獸。僅能聽諸  
上帝之裁判耳。吾撰前章既竟。復存一後來希望。念吾所著之書。  
亟宜付梓。吾死後精神。卽賴此遺書。永永傳之後世。遂以此意語  
羅平。羅平極踴予議。爲我函招可林。讀者當憶可林爲羅平老友。  
卽予客倫敦時。數與晤面之人。一禮拜後。可林來矣。

予歷城市久。苦憶林居之樂。因就兩巨室。洞而爲一。門前固有雜  
樹。吾以意取藤縛樹。屈伏如弓。復使兩樹交糾。結作穹門之狀。枝  
葉濃密。不透陽光。大似深林洞室。此密樹構成之隧道。僅有一徑  
可通。無論羅平與我。但守此隧口。雖有人自樹隙窺見吾室。無能

排闥直入者。是日將晚。可林已挾落日餘光。入我幽深洞府。彼可林者。卽英國人獸中。所稱具有正人之風度。昂然闊步。藐視餘人。想彼意念中。必自謂高於萬物也。可林旣至。予與羅平延入室。可林環顧室中。全身震顫。顧謂羅平曰。誰使君遷此怪屋者。吾意此室居停。必屬幽靈鬼怪。方吾入門時。樹枝窸窣有聲。砂屑紛落如雨。呼吸幾爲之閉。吾驚悸亡魂。如入邱墓。此土氣陰森之窟宅。乃發現吾等三人。果爲他人窺見。將以吾等爲太古民族之標本。今君招我何事者。羅平曰。吾友略有著作。欲畹君攜歸付印耳。可林曰。君胡不自往。乃招我自意大利奔馳至此耶。羅平微怒曰。吾果能往者。不以此累君矣。今君能允吾請否。可林視予作驚異狀。蹶然問曰。著作者誰也。羅平曰。適吾不已語君。此爲吾友耶。可林忽

爲慢容。似貌我不如其小指。淡然曰。請君恕我。吾當先乞其佐證。予聞言立出。取吾書稿。當面疾書數幅。示可林。求其評定。可林略視一通。面色頓形驚異。顧我曰。尊著至佳。吾滋欽服。當卽爲君代印。君何時能以全稿付我者。羅平視予。予告以明日當能脫稿。羅平曰。君今夜願在此一宿否。可林答曰。吾當宿此。天陰欲雨。深夜安能他適。吾旅行革囊。亦已攜來。但以氈毯裹身。卽能偃息。惟室中空氣太濁。使吾窒息欲死。不解君等。何以能長日居此也。予每日著書時。必先散步十里。或十五里。欲以山光水色。滌盪文心。吾思境遂日趨深邃。羅平亦日必徘徊門外。換吸清氣。顧步履遲緩。面容蒼白。望之幾若殭屍。吾游行時刻。日遲一日。意不欲多與生人相遇。而每日途中邂逅之人。侮慢情形。亦較前日甚。有兩



日。路人見予過。爭以手掩鼻。撮口微唾。繼復切切私議。語似涉予。甚或俟吾去遠。潛以小石拋擊。狀如逐狗。予知此等愚獸。必疑我非人。故爲此狀。吾出自昏闇陰霉之窟室。衣上悉含土氣。偶過人前。中人欲噦。宜其畏如蛇蠍也。吾自知佳運已終。所至遭人唾棄。何苦視息人問。蠕蠕似蝨。嗟乎上帝。吾生姆那批。今日生趣盡矣。當可林既至之次日。余循吾慣例。離彼二人。獨出散步。夕陽已落。昏黑幾不辨人。予躑躅暮煙中。負手沈思。信足所至。不復知其遠近。忽見有數黑影。築築向我而趨。予知已逼近鹵莽人羣之側。因長揚前進。以避其鋒。彼等竟聯臂阻予去路。雖面色亦形畏縮。顧仍挺立不聽予前。俄彼等態度忽變。一白衣婦人。出自羣中。面予立。衆謹立靜。審視此婦。憶予等初離倫敦時。彼曾入車站待車室。

與羅平款語。此時顏色莊嚴。不似從前溫婉。厲聲謂我曰。請偕我來。予聽此嚴肅之音。如聞命令。遂垂手尾婦而行。衆亦肅然分立。如關甬道。婦挾予續進里許。慘默無聲。回顧更無一人。婦悄然凝立。鄭重言曰。吾不知君爲何物。未敢妄加判斷。能判斷者。惟有全能之上帝。實則吾亦知之。語至此。聲音清朗。如讀聖經。續曰。吾知君不能害及羅平。君亦當自承其不能。須知與君並立之婦人。彼愛羅平。較重於本身生命。君何忍傷人間至貴之愛情。吾當掬我愛情。以救羅平厄運。遂舉手揮予曰。吾言已罄。請君卽去。予稍前反顧。見此婦頎頎之影。已沒入朦朧薄霧中矣。

## 第七章

予在未逢彼婦之前。已自知末日將近。亟欲完吾著作。付梓發行。

果吾書脫稿者。則百事了矣。唯猶有最後問題。猶豫未決。念羅平是否當死。且死期究在何時。實吾全部劇文中。最終之一幕。徘徊歧路。莫知所從。自與彼婦相遇。吾心障礙悉除。遂促我定其結果之末期。甚哉。出言之不可不檢也。方羣人劫我時。勢若驚兔之見。逐於獵犬。吾稍躓。即膏其獐吻。彼婦力止羣兇。衛吾出險。於我不爲無恩。在理應知感激。何忍逞吾客氣。更傷此婦之心。乃謂我不能害及羅平。此語實撩吾怒。試思羅平爲我深讎。我死其人。特自伸其公道。胡竟污吾以陷害之名。思至此。憤火中燒。使吾報復羅平之心。達於極度。法當令羅平立死。但於彼未死以前。吾必語以吾心之意旨。少頃。予自野外歸。羅平枯坐窟室中。兩手自抱其顛。目注火爐。狀如失魄。見予入。寂然不動。予拍其肩曰。末日至矣。羅

平視予作冷笑。予納手衣囊。環走室中。已復歸座。曰。羅平聽之。吾今當自復其仇。世界無物能爲吾梗。汝陷吾至酷。故生平仇汝最深。以予快樂之身。天機活潑。棲息森林。不知何爲罪戾。亦永無觸罪之時。汝爲社會不容。遂借我爲復仇機械。強以生人智識。灌入吾心。復授我全權。爲凌巖人羣之地。吾之上帝乎。汝爲尊嚴無上之神。胡必以靈魂假我。抑知此靈魂爲我將來巨患耶。羅平張目視予。震駭失次。曰。君乃以具有靈魂爲可懼耶。予大聲曰。懼甚。吾日在恐畏之中。卽畏此靈魂之附體。須知既有靈魂。災難永隨其後。吾見地球人類。強暴自私。身叢萬惡。眞纍纍待斃之囚。吾不幸亦爲億萬罪囚中之一。尙有何術自救其危。使吾身果具靈魂。則能入地獄。猶爲幸事。羅平長嘆。面色灰敗。戰慄言曰。吾亦日爲憂

懼。惟所懼乃與君殊。卽憂我靈魂之喪失。吾魄久已離吾軀殼。遁入君心。永不還其故宅。雖吾體猶溫。尙能飲食。實僅屍居餘氣。俄頃卽澌滅如烟。吾心若死灰。永永無復燃之望。而與吾併坐者。亦無希望可言。卽以地獄爲將來歸宿。吾猶感謝天恩。特恐祈禱無靈。則不堪設想矣。但以……吾揮手止之曰。汝欺人耳。卽以愛情言。汝亦更無餘望。當知報仇爲吾自有之權。汝生命久已操吾掌握。此數十年中。無日不有死汝之機。亦無日無復仇之念。特以時機未熟。隱忍至今。吾所感精神痛苦。較昔日受汝皮鞭時。酷烈殆增十倍。天下仇人相見。乃猶強飾歡容。周旋一室。共席同餐。心中苦趣。直如囚人縛赴刑場。自問已無生理。果屠人舉刃一揮。寧非乾淨。顧不聽其速死。僅以小刀鬻割。如剗羊蹄。慘痛蓋萬狀矣。今

者大命已臨。汝當一一償吾夙債。譬之已熟山桃。不摘亦將自落。汝爲吾仇。尤爲我手擒之俘虜。吾啣汝半生。今始縛諸高俎。能聽他人奪去耶。羅平自知無倖。亦不爲乞命之詞。最後言曰。汝將於何日死。我予猶豫未答。須知吾此際沈吟。初非憐憫羅平。緩彼須臾之死。特欲在末日之前。完予著作耳。卽羅平死法。吾亦預爲計及。但以兩手堅扼其吭。呼吸立絕。唯演此快心佳劇。胡能草草收場。法當操縱吾指。如擲簫管。使彼喉間氣息。斷續如絲。不令一時遽死。尤不令彼體中腥血。污及吾身。意羅平臨命時。必且輾轉哀嗥。狀若受創之病狗。是人顏色愈衰。則吾心愈樂。甚哉。怨毒之不可結也。予籌思既定。語羅平曰。明日日出時。吾兩人收局矣。語畢。急歸吾室。運筆如飛。儘此淒寂深宵。結束全書大旨矣。

予既以死期宣告羅平。轉覺寸心空洞。表裏通明。今當乘此垂滅靈光。一述吾身生命。其中主觀若何。客觀若何。讀者當能體會。此積疊案頭之巨帙。卽爲吾手著之新書。所論人羣污濁。及世界劫運之由來。自信至爲精確。唯論及予身。轉不敢自加評斷。予已完全失敗。不能副羅平期望之心。猶之嗜奕之人。凝神佈局。自謂已操勝算。中間誤落一子。偶爲敵乘。遂致全局皆輸。吾生平行事類是矣。今第就其最近者言之。予爲猴類。徧體茸毛。卽上帝賜我極佳之衣服。然能否等於勳貴之冠裳。抑等於乞人之襤褸。此疑問殊難解決。彼哲學家抱其厭世悲觀。自輕性命。乃謂人人視死如歸。此理果無誤耶。天下無能知真理之人。尤無確鑿不磨之論。彼古來先哲。故創幽深學說。自謂能窮萬事真源。然以一人觀察之。

眼光。安足窺破人羣之黑幕。今死運已與予逼近矣。吾自顧一身生命。包圍於羅平生命之中。羅平既死。吾命亦將隨盡。然以我非人。非獸之身。沈浮社會。所至恆蒙奇辱。但能忍死須臾。去此兇人遠矣。予既悟澈死生之理。恐怖之心。遂歸消滅。顧吾心雖作達觀。吾體乃時時震顫。豈獸性未退。故有此天然感覺耶。天下獸族。安有靈魂。今當掬我精誠。祝天性仍還予體。如吾果具靈魂。則唯仰禱蒼天。容吾懺悔耳。予所居之室。不過斷殘磚石。與霉溼沙泥。生平所御之珍奇。暨晨夕附身之華服。已一一離予而去。吾腦所含理性。在上帝賦我之天性中。微細僅如沙粒。今者落日啣山。轉瞬入沈沈之長夜。途窮思返。鳥倦知還。但願復我原形。更覓當年伴侶。猱升樹杪。翹首天空。使和煦陽光。時時射及吾身。毛竅胥含溫。



氣精神既健。體力尤強。清淨心田。不起一毫惡念。惟據彼綠陰。如蓋之森林。爲吾族優游之樂國。則予願足矣。可愛之天性乎。汝宜尋其故宅。與吾永永相依。全能之上帝乎。當念吾命雖微。亦吾父所生之赤子。吾惟愚昧。故誤入歧途。陷身罪罟。今乞赦吾前愆。加以仁慈。卽淪入九淵。亦永爲忠順奴星。虔誠祈禱也。嗟乎。予終身劫運。肇自羅平。吾將死之前。必使羅平覆屍地上。此卽我臨終之希望。吾著書至此。心血已枯。吾目已昏眊。不能辨字。吾手已木強。不能握筆。吾生命已若爐中微火。俄頃成灰。待曙色微萌。卽與羅平同命。此後地球之上。當不再見生姆那批之影。此葱蘢樹木。與秀麗溪山。永不與我目光相接。念歡躍予懷之孺子。此際必美如玉雪。依依慈母之旁。吾心至愛之開得。此時必與佛勒畫師。雙棲

爲樂。而我以戰慄之身。待死於陰淒窟室。天乎天乎。吾被苦至矣。今灑我最終酸淚。和爲墨水。追述生平。世有知者。其求我於青林黑塞間乎。

以上原本中卷

## 第一章

可林曰。一千八百九十年秋。余游歷生聊牟。甫一禮拜。忽得羅平書。促吾速往斯答。書中語氣殷摯。似有極重要事。就余商榷者。余是時游興方豪。羅平此約。大拂余懷。初欲飾詞拒絕。繼念吾友盼我甚殷。不應令其失望。且羅平徧歷蠻荒。見聞至廣。或能餉我。以有趣新聞。亦足償我奔波之苦。遂不復報書。怏怏就道。余在火車中。懸揣羅平近狀。意此時必已鬚髮盡白。老態日增。彼動息不離。

之獸伴。或亦不復如前之矯捷。吾客此未幾。彼竟馳書相召。豈在斯答更營客肆耶。顧不得要領。吾亦遂置弗思。惟開牕遙望。遣此長途寂寞。當車行曠野時。機器開足。速率驟增。兩旁屋樹。蠕蠕向後而馳。經過窗前。捷如奔馬。轉瞬卽逝。惟機車煙突。時時噴出濃煙。斜拖空際。黑影覆地。狀如極大之鱷魚。醜乃無藝。吾望久。頭目昏眩。遂裹氈偃臥。車聲隆隆。而吾睡益酣。醒時已至斯答。地爲高原。高出水平線可數千尺。有絕壁向河爲界。余出車站時。約在六點十五分鐘。離此鎮四分之一里。地漸斜趨。爲險峻幽深之谿谷。長藤礙路。野樹成林。以余閒散之身。本欲及時行樂。今乃躑躅於荒寂無人之境。余心抑鬱。至不可堪。遙望有一大屋。隱約於林樹間。余知爲羅平宅。趨前環顧。四無居人。周圍草地至廣。蓬蒿沒人。

遠矚疑爲古墓。有黃色燈光。自門中射出。黯淡殆如燐火。室中人影幢幢。搖曳不定。景尤淒慘。吾徧身毛戴。幾欲掉首狂奔。顧在勢不能不入。見屋製極奇。酷似深林蠻族。編草塗泥之窟室。門前隙地。縛樹爲籬。枝葉交橫。狀若繚垣之圍繞。復以兩樹交互作穹門。入者幾疑隧道。室中地毯。悉以荒草編成。牆角範土爲爐。燃木代炭。火爐煙突爲曲尺形。橫貫牆穴而出。張口向天。使濃煙散入林樹間。紛然成霧。無人知此中爲羅平生壙也。余入時。羅平與獸面火坐。余夙知羅平特性。遂先與老猿接手。獸卽趨起微揖。噫。此誠彬彬有禮之獸哉。余迴身更禮羅平。見彼失望之容。仍如往日。項低脊聳。體質較前益衰。雙睛昏暗而無神。呆定若死魚之目。吾友生機盡矣。室中雖有燈光。但空氣惡濁。呼吸極艱。與在樹隧中無

異。余坐久煩悶欲暈。深悔此來之誤。意羅平當語我以事矣。顧乃癡坐無聲。豈招我入此穴中。隨彼二人生瘞耶。此時不能更耐。遂作色問曰。君何事招我者。羅平曰。吾伴伙有極佳著作。託君代印。老友幸爲我略任其勞。余曰。君胡不自任。乃使我與打字工人交涉耶。羅平忽作怒容向我曰。吾唯無暇。故以茲事屬君。不圖君固執若是也。余曰。此著作果爲君友手筆耶。羅平曰。是胡待問。獸言。立起離室。俄復歸座。攜有巨束書稿。媵以鋼筆墨水瓶。據案端坐。舉目作勢。意使吾面試其能。伸紙疾書。續著第六章。擲筆示我。余受書瀏覽。覺書中大旨。有自法蘭西近世名家小說中得來者。有自瓊孚所著旅行日記得來者。吾憶彼日記中。備述旅行家觀察人羣之心理。多與此書意旨相符。且老猿適間所作之書。與全

稿同其筆跡。知是書果出彼手矣。遂立允其請。當余拱手時。默欣然離室而去。羅平曰。吾祝君親見此書出版。風行一時。亦一快意事也。遂授我大宗紙幣。余躊躇未受。自計歸時。卽爲付印發行。使著作林中。傳爲佳話。庶不負羅平之託。復問羅平曰。君何故不欲自往。羅平曰。我殊無此佳興。且恐無暇。余曰。吾果代藏書稿。此款如何處置者。羅平曰。吾意如君地位。不應收其印費。吝此芟芟。殊無意味。且恐爲人所輕。吾深望此書出版。以地位言。似宜略耗君資。今君能徇吾請否。余慨然曰。吾允君矣。羅平曰。謝君助我。此議果無中變耶。余曰。請君毋慮。吾安能自食其言。此時忽有奇想。奔集吾心。復顧羅平曰。老友乎。茲事大奇。味君言。似不吾信。試思吾兩人幼卽相交。今鬚髮皆成蒼白。此數十年中。自問未嘗失信。果

前言弗踐。將來何以對君。如汝我交情。尙不相信。是直自疑其身。君當知吾印是書。則版權屬我。中有極佳興味。非以寶貴金錢。浪擲於無用之地也。羅平微笑曰。然。然。茲念誠奇。吾信汝矣。少頃。余貿然問曰。羅平。君伙伴果愛汝乎。羅平怏怏答曰。彼乃愛我耶。彼蓄恨已深。終當殺我。吾雖知處境之危。卒亦無術自衛。今已延頸待戮。不知吾血流自何時。日來吾心震懼弗寧。似預知其時已近。吾召汝遠來。恐將以遺骸相累矣。余忿然曰。此胡理者。余此際動於客氣。不計此語能撩奇禍。實則羅平冷澀之聲。與曠野荒涼之境。使余骨髓無溫。遂致出言不檢。果爲彼獸潛聞者。殆矣。羅平聞我詆老猿無禮。似以吾言爲當。颯然答曰。彼恨我滋非公道。彼謂篤信上帝。爲彼天然本性。自我啟其知識。本性遂迷。其實有何關

係。果君讀彼全書。卽知彼銜予次骨矣。余曰。然則君胡弗去。羅平張目視余。極形詫異。悄然答曰。予實不知。予實不知。前亦曾萌逃念。乃兩足如加桎梏。不能超越此門。尤似有巨繩牢縛吾腰。繫諸屋柱。稍動卽生戰慄。吾不能他去矣。言至此。如被嚴刑。狀至哀苦。已復喘息曰。吾近已百無所畏。吾爲全世界中最無希望之人生。時未覺其甘。死亦未爲至苦。彼卽支解吾身。亦不過須臾痛楚耳。遂凝視火光。默然相對。惟聞爐中槽枘。時時爆裂有聲。火星迸射。如擲炸彈。良久。羅平振其全力。舉首問我曰。可林。君知汝妹近居何處者。余答以不知。曰。數日前。予尙見之。余曰。君於何處見之者。曰。彼偶過此間耳。余曰。汝二人相值時。曾接談否。羅平略一沈吟。淡然答曰。此與君殊無關係也。於是俯首沈思。兩手自抱其顱。期



期自語曰。太晚矣。太晚矣。余爲牽入懊惱幻想中。萬念起落。意瑪麗胡爲來此。彼孤棲半世。久如槁木寒灰。今忽於寂寞空山。更與羅平相遇。前塵如夢。何以爲情。旣自悲身世之淒涼。復憐憫羅平之不幸。吾女弟之心碎矣。思至此。余心紛亂如絲。吸呼益覺不快。而羅平似爲憂患所傷。木然不動。聲息俱無。余良久神定。爐內火光漸暗。數尺以外。洞黑如漆。羅平偶一揚首。面色灰敗如屍。余見而大怖。似暗陬中。有無數奇鬼。目光睒睒。向余猙視。周身毛髮皆豎。深悔誤應羅平之召。入此鬼鄉。昏夜與幽靈同坐。遙聽雨聲如注。點滴空階。嗚咽如婦人之夜泣。吾愀然離座曰。吾不可復留矣。羅平乎。吾今且去。羅平曰。君遵此出門。更向左轉。將知吾爲君所留下榻之地矣。余點首立出。任吾友枯坐爐前。伴此數星殘火。寸

寸成灰。時聞牕外雨聲。一破深宵岑寂耳。余出門向左而趨。卽有侍者遙呼歡迓。余聞聲樂極。此誠吾今夕之救星矣。侍者引余入室。燈光大明。餽饌已備。更入則爲臥室。陳設較外室尤佳。見余行李已來。知吾僕尙在生聊牟逆旅。遂據榻獨坐。侍者旁立勸餐。吾竟日未食。在理宜嗜餽蒸。顧神經膂亂。不能下嚥。惟痛飲香檳。立盡數瓶。饑極不勝酒力。兩足如履雲霧。倒牀酣睡。醒時已十二點鐘。殘燭猶明。蠟淚滿堆几上。白膩如脂。室中萬籟無聲。沈寂可怖。余心神不定。幾如芒刺在身。衾褥皆溫。觸體皆生冷氣。急起整理行囊。推牕遙望。見窗外卽爲草地。細雨如絲。草上水珠。微含光亮。遂踰窗而出。冒雨狂趨。至斯答鎮一小客舍中。解去溼衣。引衾復臥。須臾入夢。似見無數獐鬼。伸爪爭擄余髮。忽暗陬中。一巨厲躍

出立攫一人塞入獐吻。余見被攫之人。酷肖羅平。驚呼而醒。醒時  
 夢境歷歷。如在目前。余知必有意外事發生。心中似感警兆。促余  
 馳視羅平者。急起着衣出戶。覓道狂奔。時天氣已晴。曉日初升。紅  
 光如血。沿途不見一人。余將近羅平之宅。忽見前有男婦數人。向  
 前猛進。與余同一方向。余至時。見此麤鹵人羣。環噪門外。羅平當  
 門立。見余至。側身讓余入。老猿聞聲出視。目光炯炯。趨立羅平之  
 側。衆見獸大譁。戟指咒詈。向前圍逼。一衣冠稍整之人。揚手呼曰。  
 羅平先生。請君速出此獸。吾等爲獵獸而來。固與先生無涉。吾亦  
 不問其爲人爲妖。但彼已妨礙吾等治安。應有相當對待。自彼來  
 此時。日日遨游村落。吾鄉孺子。徹夜驚啼。猶有吾鄰少婦。見彼赭  
 色之獐面。驚悸發狂。卽男子偶與相逢。亦立喪其佳運。每博必負。

今請君以獸授我。吾等立歸。否則恕吾無禮矣。衆口紛呶。怒如潮湧。余知彼等積憤已深。且無人識我。惶急不知爲計。乃羅平與獸默然屹立。似以彼等無意識之舉動。爲不屑措意者。衆怒較前愈烈。洵洵幾欲破扉。余意羅平殆矣。忽喧聲立靜。余聞羣中私語曰。密斯來矣。目光齊注一處。余驚視。則瑪麗趨至。衆人垂手讓路。瑪麗曰。可林乎。吾適以此時來。不亦巧耶。語時微喘。胸際起落不已。足見其行時匆遽矣。余遂語以衆人之情狀。方余與瑪麗對語時。衆人寂靜無聲。羅平與獸靜立如前。目光下視。悒悒如不自聊。瑪麗遂面衆人曰。諸君聽之。此語甫發。衆人肅立遙聽。至不敢出其鼻息。瑪麗續曰。吾識羅平先生。且知吾有所求。彼亦必能允我。乞君等勿殺此可憐之獸。須知此獸生命雖微。實亦操之上帝。必謂

驚及婦孺。遂欲加以死罪。吾滋憐其太枉。吾當請羅平先生。允我離其獸伴。今日卽遣之他去也。衆仍默然不動。似待羅平報章。瑪麗目視羅平。羅平視獸取進止。老猿肅然點首。羅平曰。敬如君命。衆遂紛然散去。但行經瑪麗前者。必致其儉荒之敬禮。想彼等心中。直以瑪麗爲仁慈之聖母矣。瑪麗手挽余臂。莊容凝立。俟衆去遠。移目視余微笑。似私幸風波已息者。惟吾追思夢象之兇。心猶慄慄。復念散去羣儉。狺狺直如獠犬。得瑪麗寥寥數語。欣然如奉綸音。吾女弟感人之力。竟至此耶。余遂扶瑪麗臂。疾越前庭。趨向林間窟室。甫及穹門。余血爲之立冷。見隧口已爲樹枝封塞。縱橫如柵。不能飛越。瑪麗心知有變。倉皇失措。呼余曰。可林。吾將奈何。余自樹隙向內遙窺。見羅平與獸同立室中。張目注視吾等。畧不

稍瞬。老猿望見瑪麗。暴怒如狂。向余呼詈。聲音尖銳而哀厲。令人毛骨悚然。忽張其巨爪。猛扼羅平喉際。余望見大驚。急欲毀柵而入。柵堅不能猝破。余引手拗折樹枝。竟傷吾指。血殷手背。吾忍痛力拔。僅去一枝。隙小弗能投足。顧仍續拔不已。俄見羅平面色如紙。已無力與老猿抵抗。惟力張兩目。緊注瑪麗之面。大聲哀呼曰。請念吾等之愛情。爲予祈禱。瑪麗雙淚交流。應聲跪地。余見此慘狀。不忍卒視。乃吾目似爲所吸。視線不離獸爪。幾如磁石之引鍼。余不知羅平臨命時。究有若何痛苦。惟略憶老猿面色。獍惡無倫。而羅平雙目不瞑。死猶注視瑪麗。狀極可怖。瑪麗伏身祈禱。寸步不移。望之殆如石象。余此時已將木柵樹枝。拔去三分之一。計再斷數條者。即可側身入內。忽羅平殪直可憐之身體。已自獸爪中

赫然倒地。老猿俯視屍面。點頭微嘆。疾出手槍。自向胸前連擊。血濺衣襟。立仆羅平屍上。兩足亂伸。旋亦寂然不動。嗟乎。吾友羅平。一生慘劇。至此終幕矣。方余入時。羅平屍已冰冷。余將獸屍拽置一旁。出素巾。代覆羅平面部。瑪麗待諸事完畢後。尙跪地數分鐘之久。余捉瑪麗臂。掖使起立。謂之曰。今百事了矣。遂太息扶之而去。

## 第二章

當羅平死後之三日。余離斯答而至摩洛哥。取老猿所著遺書。珍重藏諸行篋。吾女弟瑪麗。遂永永留居斯答。似愛此地過於繁盛之倫敦。噫。余誤矣。余誤矣。瑪麗寄居之本意。初非樂此深林絕壑之窮鄉。尤非愛彼日耳曼種人之蠻族。特以斯答鎮禮拜堂旁有

一三尺孤墳。爲彼心愛之人。瘞骨埋憂之地。故不惜孤棲窮谷。日徘徊墓側。掬彼傷心情淚。慰羅平地下之魂。吾瑪麗一生幸福。爲是人消磨淨盡矣。余自羅平慘死。愴懷亡友。心至怏怏。既至摩洛哥。日挾同心伴侶。縱覽溪山。飽吸溫和天氣。游興日豪。而悲懷漸殺矣。一日更檢老猿遺稿。細加尋繹。興味至爲淵永。所載羅平事實。確鑿可徵。乃知羅平疾世之心。實由於社會之激刺。經營慘淡。化獸爲人。使理想成爲事實。卒至以身殉學。慘死荒山。大可哀也。當吾與羅平訂交時。吾師放羅先生。決羅平終身無倖。詔吾勿近其人。今放羅之言驗矣。至老猿此作。文情悲壯。獨往獨來。實足奪文豪之席。書中痛詆作僞宵人。謂其遺害人羣。酷於盜賊。甚至鄙薄古今人物。不如鳥獸蟲魚。何其言之痛也。彼世界文人。好以



空中樓閣。粉飾昇平。凡人類穢行。一一爲之隱諱。轉不及是書之價值矣。作者所論天性。理性。體育。競爭。驕傲。仁慈。快樂。諸章。析理既精。立言尤擇。余讀畢。大爲感動。用纂爲一冊。冠以上卷諸篇。詳紀余與羅平之關係。卽以老猿原著。列爲中卷。以存其真。今更略述羅平身後之餘波。及合纂此書之大旨。使成一完全可讀之書。刊印行世。余可以對吾亡友矣。

今猶有一事。宜告之讀吾書者。方余未離斯答前。余與瑪麗。議葬羅平於斯答教堂之隙地。靈輻旣發。送葬者僅吾兄妹兩人。景尤淒慘。瑪麗周身黑服。淚落如繩。余亦悲不自勝。當屍車過禮拜堂門外。塔頂鐵十字架。倒影覆棺。絕似墨書之十字。瑪麗見而大異。力呼上帝。乞佑亡靈。余望見塔尖。忽憶及加波里教堂之方塔。規

模與此塔相同。余第一次與羅平握手時。卽在教堂講座。今乃葬彼於斯答教堂之側。亡友有知。當亦嗚咽於重泉之下矣。墓成。余與瑪麗各獻花圈。以寄哀念。復爲勒石墓門。鐫刻死者姓名國籍。及其生沒時期。瑪麗囑余爲誄詞。文曰。

嗚呼羅平。君竟死耶。英靈不遠。或來格耶。生有夙慧。美玉無瑕。痛心濁俗。遯跡天涯。昊天不弔。誤近虺蛇。慘遭反噬。埋骨黃沙。我爲哀誄。酸淚如麻。嗟君不祿。我亦無家。同衾同穴。願望空奢。愛。死。祝爾升遐。蕭蕭松柏。點點寒鴉。斷墳三尺。滿地煙霞。我非天使。無力驅邪。情天莫補。誰乞靈媧。未匡君失。負負徒嗟。仰天大慟。聲發悲笳。奠君濁酒。獻此鮮花。綿綿萬古。灌我情芽。

瑪麗選此數語。使勒碑陰。余是時忽爲奇情所感。潛裏猿屍附葬羅平墓側。祕不使瑪麗知。蓋余讀其著作。中懷惆悵。深憫死獸之可憐。意彼當秉筆著書時。必有無窮悲感。故現身說法。大放厥辭。據實直書。發揮。卒以自殺爲終身收局。身世亦可哀矣。天下誠有一人。自少至長。熟聞世界莊嚴。直如天國。於是私蓄無窮奢望。乃足跡所經。悉蕪穢不堪之境。其失望爲何如耶。羅平所畜之獸。知識旣開。思想亦日趨高尙。平日讀書至博。崇拜人類之心。達於極地。一旦廁身社會。所見不逮所聞。彼能忍此精神痛苦耶。嗟乎。羅平以悲世之心。棄人而親獸。老猿以傷時之念。樂死而惡生。社會不良。劫運將與爲終古。茫茫大地。誰憫衆生。冤孽相尋。循環無已。吾願羅平與獸。瞑目長眠。永永相安於地下也。

以上原本下卷終